

晚风·龙光塔

种菜的那些人那些事

| 张士明 文 |

洛社新城(简称“洛城”)4.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一幢幢商品房拔地而起，一个个小区先后形成。期间，存在东一片西一块瓦砾遍地、杂草丛生的闲置地，在当地拆迁户和入住商品房的外来户里的勤劳人群看来，这好好的土地荒芜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于是他们不惜出大力、流大汗地开垦、种植，使原来的荒地上，到处生机盎然。黄瓜、丝瓜、冬瓜、南瓜、蚕豆、扁豆、土豆、豌豆、山芋、青菜、萝卜、茄子、大蒜、洋葱、莴笋、四季豆等名目繁多的蔬菜，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走入许许多多家庭，包括走上菜农的子女、邻居、亲戚、朋友家的餐桌。

看着一个个汗流浹背的菜农和一块块生气勃勃的菜地，不禁让我想起“全凭着，劳动人民一双手，画出了锦绣江南鱼米乡”和“勤劳勇敢的中国人”的唱句。

一位身材苗条、说话刮啦爽脆的江西籍女士，老公在五洲国际装饰城开灯具店，我们因此叫她“老板娘”。她精力充沛，四面出击，开了许多地块。她不管烈日当空，也不管寒风凛冽，头上总戴着帽子，颈项里总围着毛巾，不停地在蔬菜地里辛勤耕耘。晚上回来的时候，她用竹棍作扁担，挑着用空油漆桶、大蛇皮袋装满的蔬菜回家。我有时候喊她“劳动模范”，她呵呵地笑，笑声是那样爽朗。

一位60来岁的外地老奶奶，儿子媳妇都在附近工作，孙女也上幼儿园了，在家闲坐着没事，心里堵得慌。就跟着老乡去开荒种菜。儿子媳妇怕她累着了，劝她别去，甚至不吃她从地里拿回来的各种蔬菜。老奶奶赌气了，头上兜着毛巾，嘴里说着脏话，带上冷饭冷菜，照样出工。她在地头搭建了一个小凉棚，吃了中饭在那里休息，收获的各种蔬菜统统送掉。

本地人老黄，年过七旬，是位退伍军人，长得人高马大。他与老伴一起，开了2亩多荒地，除了蔬菜，还种了黄豆、芝麻等农作物，往往是我们晚饭以后散步了，他还在地里锄草。有时天气很热，我们劝他早些收工。他笑笑说：“我本来身体好，这几年体力劳动以后更加没有问题了。”因为他们种的地有的很远，他蹬着28寸自行车，后面坐着娇小玲珑的老伴，飞快地奔跑在花园路和洛城东路上。

田乡邻老朱，中等身材，不胖不瘦，是无锡市的正科级干部，我偶尔叫他“朱局”。他的一颗心始终牵挂着两分菜地。不要说是双休日，就是平时，经常要迎着晨曦，踏着露水开个早工。晚上回来，他把小车停在路旁，车里拿出劳动服劳动鞋换上，直接下地。他的地里菜的品种总有10多种，收获后大多送给了同事和朋友。他把家里难以栽种的月季花、石榴树、香椿树种到开荒地上，有时田头会呈现姹紫嫣红的美景。我曾经想到一句名言：“世界上一切坏事都是从不劳动开始的”，我想，像老朱这样热爱劳动的干部，必然对不劳而获的行径深恶痛绝，就不会与贪官为伍。

老叶、老曹、老王、肖阿姨、陆阿姨……因为我也是这特殊菜农中的一员，便“以菜会友”，与他们相互咨询、交流：这季节该种什么？种子哪里买？怎样浇水、施肥……收获的蔬菜、栽种的菜秧，还会互通有无，彼此建

立了友情。在小区内外碰到，会像亲戚朋友那样互致问候。我们与老朱家，谁要外出旅游，菜地就委托对方代管。

种菜的乐趣在于：你有一分付出，地有十分回报。看着稚嫩的小苗破土而出，看着菜苗像孩子一样一天天长大、藤一天天爬高，看着绿叶中各色花开，枝头上挂起果实，那是喜欢、欣慰。当地里挖出了意料之外的大萝卜大土豆，瓜藤里找到藏着的大南瓜长丝瓜，那是开心、惊喜。

所谓“庄稼一枝花，全靠肥当家”。种了菜，想吃纯“绿色”的蔬菜，对有机肥料特别上心，菜叶豆壳之类都带到地里沤肥；开沟挖槽，把秸秆藤蔓深埋到地下，既增肥又松土。自从种了菜，一度在家积肥，傍晚提着便桶去倒在地头的茅坑里。一次见到环卫工人在小区内清理化粪池，挖出来装袋的大粪又熟又厚，我如获至宝，借了小区里有滚轮的大垃圾桶，一次装了五六袋，使劲拉到300米外，再与老伴一袋袋抬到田头，累的两人满头大汗、气喘吁吁。

自从种了菜，为了给蔬菜搭棚，为了在地头建工棚，我们简直变成了“拾荒者”，半丝半缕，恒念物力维艰嘛！人家丢掉的塑料薄膜、包装网、木条木板等等，只要认为有用，都会拾到田里去物尽其用。自从种了菜，我们有时也变成了“破坏者”。小区竹林里的竹子，以为砍掉一点不要紧就去砍；支撑树木的棍子，自认为不需要支撑了就去拆。有一次，我正在洛城公园里用老虎钳拆支撑玉兰树的木棍，在远处除草的一位老大娘高声喊话喝止，羞得我无地自容。

自从种了菜，对天气晴雨冷暖特别关心，没有一天错过收听收看天气预报。有些下了的籽出了的苗，不能热不能冻不能干不能涝，要小心呵护。狂风暴雨过后，菜地里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乱象，扶起倒塌的棚，整理好作物（特别是长豆黄瓜）的藤……暴风雨过后总想第一时间到田头。

我们口头上说种菜是“活动筋骨，解解厌气”，但自己的脾气是有活恨不得连夜干，往往自不量力，有时会造成身体的伤害。我在田头两次重重地滑倒，好长时间爬不起来，幸好没有造成骨折。有一次在回来的路上遭遇雷阵雨，两人淋得真像落汤鸡。因为整田平地或浇水施肥，手提分量太重，一次在河边直不起腰，儿子开车来把我拉回家；一次腰椎间盘突出不能起床，儿子把我抱上汽车送医院。即使这样，我们种菜依然无怨无悔。

由于洛城建设的需要，我们一次次经受了“菜地要铲了”的威胁，我家菜地三次搬迁，最后与承包的种田大户捆绑在了一起。今年政府启动了洛城公园延伸段的建设工程，种田大户也结束了种田，几十家种菜户的菜地先后被挖掘机、推土机碾过。说实话，我们种菜的土地，一没有所有权，二没有使用权，连获得青苗赔偿的资格也没有，便无奈地与菜地告别。趁着有便车，我把不用的农具，包括水泵、电线、水管都给了老家还在种自留地的弟弟。

写下此文，为前后10年的种菜生涯作一回顾总结，以志纪念。

忆旧·古运河

公社奶牛场

| 顾熙宏 文 |

当年，公社有家奶牛场，所产牛粪分配给各生产队。过一段时间队长就要安排人员去摇牛粪。这是一个美差，摇着农船早晨去下午回，比在家里汗流浹背挑重担轻松多了，更何况，在奶牛场各处走走看看，是一次免费的参观考察，为枯燥的农村生活增添了情趣。

奶牛场坐落在黄心白荡旁。在无锡方言中，“白荡”指小型湖泊，至于名字“黄心”确实有些怪怪的，不知有什么来历，权当是约定俗成吧。黄心白荡几百亩大，自然比不上太湖的烟波浩渺，可是，晴天波光粼粼，雨天白茫茫一片，倒也很有一些气势。湖水清澈明净，成群的小鱼在水草间游弋出没。湖泊连接着大大小小的河流，从这里出发，船只可以抵达或近或远的城镇和乡村。黄心白荡为奶牛场提供了优质水源，也提供了方便的运输通道。往东三里，是本公社唯一的小山——芙蓉山。山不高，但屹立在水网平原上，显得十分醒目，成为方圆几十里的地理标识。在青山绿水间，铺展出大片大片绿油油的稻田和桑园，一个个粉墙黛瓦的村庄点缀在层层叠叠的绿意之中。奶牛场与迷人的田野融为一体，而它本身，就是江南美景的一部分。

牛棚宽敞通风，水泥地面十分光滑，便于打扫清洗。两排奶牛头朝中间走廊，整齐排列着。奶牛一头头膘肥体壮，身上白一块黑一块，好像穿着崭新的花衣裳。饲养员每天定时喂料，鲜草、草干、胡萝卜、豆饼粉、玉米粉……各种饲料精心搭配，满足奶牛的营养需要。

看女工挤奶，简直是一种艺术享受。她们的手上下移动，手掌和十个手指有节奏地发力，把牛奶挤入桶内，其灵巧程度简直可以与弹钢琴相媲美。这时的奶牛特别温顺，惬意地接受着女工的服务。挤奶完毕，立即由运输车送往奶粉厂。没有冷冻设备，只能这样快挤快送，环环紧扣，防止牛奶变质。

牛棚旁，用栏杆围着一大片空地，那是奶牛运动场。奶牛从牛棚中走出来，这里就热闹开了。它们或站

或躺，尽情地享受着日光浴。有的时不时甩动一下尾巴，驱赶讨厌的牛虻；有的则一动不动，像一尊尊雕像，可是定睛一看，它们的嘴在蠕动。牛是反刍动物，休息时要把吞进胃里的草料返回来，再咀嚼一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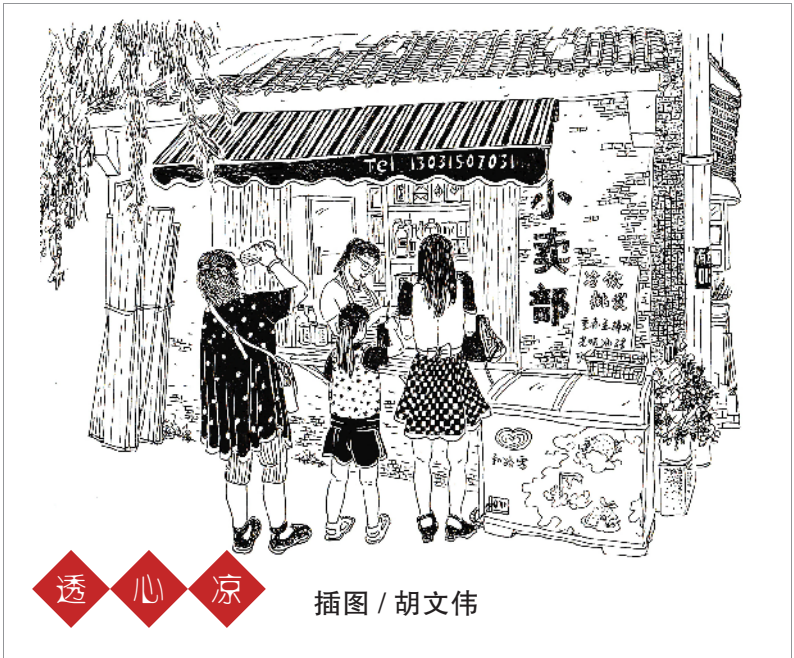
角落里拴着一头小牛，瘦瘦的，眼睛睁得很大。我摘了一把青草，它闻了闻，似乎不感兴趣。工作人员告诉我们，这是一头刚出生的小公牛，还不会吃草，它将马上被处理掉。“处理”是含蓄的说法，其实就是宰杀。奶牛产出的牛崽，小母牛全部留下，养大后补充奶牛队伍，公牛则基本上都杀掉。从经济角度考虑，奶牛场这样安排无可厚非，可是想到这头小牛刚出生生命就要终结，心中总有些不忍。

奶牛吃得多，排泄得也多，牛粪处理是一个“双赢”局面。奶牛场出售牛粪，每天有一笔固定的收入。各生产队用农船运走牛粪，肥了粮田，肥了桑园。

农民们终年辛劳，种稻种麦种桑树，养猪养牛养蚕。他们精心侍弄每一寸土地，也精心侍弄每一头家畜和每一条蚕宝宝。种植业和养殖业相互依存，结合得天衣无缝。粮食生产的副产品是家畜饲料，家畜粪便则是绝佳的肥料。这里，没有一样东西是多余的，没有一样东西会污染环境。

年轻时务农十年，这是时代给我的馈赠，也是我难忘的人生历练。时间真是一个神奇的过滤器，当年的艰辛、失意和苦闷已经逐渐淡忘，留下的是许多美好的回忆：丰收的喜悦，农民的勤劳淳朴，还有那令人心旷神怡的自然环境……近年来，多次读到这样的消息：畜禽养殖场造成环境污染，各地花大力气进行整治。我这个曾经的农民百思不得其解，畜禽粪便是优质农家肥，怎么会弃之不用造成污染呢？

城市化迅速推进，农村变成城区，奶牛场停办了。但是，它始终是我记忆深处的一抹亮色，它的全称我将永远铭记在心——无锡县东北塘公社奶牛场。



透心凉

插图 / 胡文伟